

朱子大全

冊
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三

雜著

讀余隱之尊孟辨隱之名允文建安人

温公疑孟上

疑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於孔子
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
歟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貨
為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於惡人之朝乎為定哀
之臣豈非不羞汚君乎為委吏為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
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
肱樂在其中豈非陋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
豈非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
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

而不同遯世無悶非不恭也苟毋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辨曰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原孟子之言非是瑕疵夷惠也而清和之弊必至於此蓋以一於清其流必至於隘一於和其流必至於不恭其弊如是君子豈由之乎苟得其中雖聖人亦由之矣觀吾孔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或謂伯夷制行以清下惠制行以和救時之弊不得不然亦非知夷惠者苟有心於制行則清也和也豈得至於聖哉夷之清惠之和蓋出於天性之自然特立獨行而不變遂臻其極致此其所以爲聖之清聖之和也孟子固嘗以百世之師許之矣慮後之

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偏於是立言深救清和之弊大
吾有功於名教疑之者誤矣

觀吾夫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
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
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五十八字愚欲刪去而補之
曰然此不待別求左驗而是非乃明也姑卽溫公之
所援以爲說者論之固已曉然矣如溫公之說豈非
吾夫子一人之身而兼二子之長歟然則時乎清而
非一於清矣是以清而不隘時乎和而非一於和矣
是以和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時者如四時之運溫
涼和燠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於寒涼柳下
惠之和則一於溫燠而不能相通也以是言之則是
溫公之所援以爲說者乃所以助孟子而非攻也又

曰苟有心於制行至章末愚欲刪去而易之曰使夷
惠有心於制行則方且勉強修爲之不暇尙何以爲
聖人之清和也歟彼其清且和也蓋得於不思不勉
之自然是以特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子所以
直以爲聖人而有同於孔子也又恐後之學者慕其
清和而失之一偏於是立言以救其末流之弊而又
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其抑揚開示至深切矣亦何
疑之有

疑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
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於人而
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爲
吾旣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
故避之居於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纊而得之

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種者誰歟以所食之鵝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耶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耶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其甚耶

辨曰陳仲子弗居不義之室弗食不義之祿夫孰得而非之居於於陵以彰兄之過與妻同處而離其母人則不爲也而謂仲子避兄離母豈所願耶殊不曉其說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烏得謂之豈所願耶仲子齊之世家萬鍾之祿世之有矣不知何爲諫其兄以其祿與室爲不義而弗食弗居也謂仲子爲狷者有所不爲避兄離母可謂狷乎孟子深闢之者以離母則不孝避兄則不恭也使仲子之道行則天下之人不知義之所在謂兄可避母可離其害

教也大矣孟子之言履霜之戒也歟

温公云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又曰仲子狷者有所不爲者也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爲不爲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子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非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爲法精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疑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

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孟子謂蚍蜉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己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爲貧而仕耶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於齊非抱關擊柝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爲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况故不得不疑

辨曰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探王之

意未嘗知以尊德樂道爲事方且恃萬乘之尊不肯先
賢者之屈故辭以疾欲使孟子屈身先之也孟子知其
意亦辭以疾者非驕之也身可屈道其可屈乎其與君
命召不俟駕而行異矣又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朝廷
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夫尊有德敬者
老乃自古人君通行之道也人君所貴者爵爾豈可慢
夫齒與德哉若夫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此乃
大臣輔導幼主非可與達尊概而論也又孟子謂蚺鼃
爲士師職所當諫諫之不行則當去爲臣之道當如是
也爲王之師則異矣記曰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而
師處其一尊師之禮詔於天子無北面非所謂有官守
有言責者也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以道
自任一言一行未嘗少戾於道意謂人君尊德樂道不

無如是則不足與有爲而謂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
貪祿位者過矣臣而後論溫公云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
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
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它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
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
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
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
豈得云彼有爵我有齒德可慢彼哉愚謂孟子固將朝
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我
而朝王則貴貴也貴貴義也而何不可之有以王召我
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於義何所當哉若其所以
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自言之詳矣恐溫公亦未深考耳

孟子達尊之義愚謂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爲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唯可與權者知之矣官守言責一職之守耳其進退去就決於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者也若爲師則異於是矣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否而食其祿耶觀孟子卒致爲臣而歸齊王以萬鍾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概矣

疑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臣不謀於孟子孟子勿

預知可也沈同既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尙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乎夫軍旅之事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繫焉苟動而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終委乎

辯曰沈同問燕可伐孟子答之曰可伐者言燕之君臣擅以國而私與受其罪可伐沈同亦未嘗謂齊將伐之也豈可臆度其意預告之以齊無善政不可伐燕歟且言之不可不慎也久矣彼欲伐人之國未嘗與己謀苟逆探其意而沮其謀政恐不免貽禍矣或謂其勸齊伐燕孟子已嘗自明其說意在激勸宣王使之感悟而行仁政爾孟子答問之際抑揚高下莫不有法讀其書者當求其立言垂訓之意而究其本末可也

聖賢之心如明鑑止水來者照之然亦照其面我者

而已矣固不能探其背而逆照之也沈同之間以私
而不及公問燕而不及齊惟以私而問燕故燕之可
伐孟子之所宜知也惟不以公而問齊故齊之不可
伐孟子之所不宜對也温公疑孟子坐視齊伐燕而
不諫隱之以爲孟子恐不免貽禍故不諫温公之疑
言固未當而隱之又大失之觀孟子言取之而燕民悅
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然燕之可取不可
取決於民之悅否而已使齊能誅君弔民拯之於水
火之中則烏乎而不可取哉曰何外言燕伐齊事
疑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傳云愛子教之以
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可
乎

辯曰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非謂其不教也又曰父

子之間不責善父爲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之謂也傳云
愛子教之以義方豈自教也哉胡不以吾夫子觀之鯉
趨而過庭孔子告之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鯉
退而學詩與禮非孔子自以詩禮訓之也陳亢喜曰問
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孟子之言正與
孔子不約而同其亦有所受而言之乎

子雖不可以不爭於父觀內則論語之言則其諫也
以微隱之說已盡更發此意尤佳

疑曰告子云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此
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於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
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於善不
善謂中人也瞽瞍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
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所

日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

辨曰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蓋言人之性皆善也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則孔子嘗有性善之言矣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人之性稟於天曷嘗有不善哉荀子曰性惡揚子曰善惡混韓子曰性有三品皆非知性者也犧生犂胎龍寄蛇腹豈常也哉性一也人與鳥獸草木所受之初皆均而人為最靈爾由氣習之異故有善惡之分上古聖人固有稟天地剛健純粹之性生而神靈者後世之人或善或惡或聖或狂各隨氣習而成其所由來也遠矣堯舜之聖性也朱均之惡豈性也哉夫子不云乎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氣習漸染之久而欲移下愚

育而爲上智未見其遽能也詎可以此便謂人之性有不善乎

溫公疑孟下夫以爲之雖大而三千者乎必出於此且不疑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矣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辨勝人矣

辨曰孟子白羽之白與白雪白玉之同異者蓋以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告子徒知生之謂性言人之爲人有生而善生而惡者殊不知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所習不慎流浪生死而其所稟受亦從以異故有犬牛人性之不同而其本性未始不善也猶之水也其本未嘗不清所以濁者土汨之耳澄其土則水復清矣謂水之性

自有清濁可乎孟子非以辨勝人也懼人不知性而賊
仁害義滅其天理不得已而為之辨孝經曰天地之性
人為貴以言萬物之性均惟人為貴耳性之學不明人
豈知自貴哉此孟子所以不憚諄諄也

此二章熹未甚曉恐隱之之辨亦有未明處
疑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偏也為卿者
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於君而不聽去之可
也死之可也若之何以其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
之言過矣君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
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
敢易位也况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
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

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
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
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
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爲篡亂之資也其可乎
辨曰道之在天下有正有變堯舜之讓湯武之伐皆變
也或謂堯舜不慈湯武不義是皆聖人之不幸而處其
變也禪遜之事堯舜行之則盡善之噲行之則不善矣
征伐之事湯武行之則盡美魏晉行之則不美矣伊尹
之放太甲霍光之易昌邑豈得已哉爲人臣者非不知
正之爲美或曰從正則天下危從變則天下安然則孰
可苟以安天下爲大則必曰從變可唯此最難處非通
儒莫能知也尹光異姓之卿擅自廢立後世猶不得而
非之况貴戚之卿乎紂爲無道貴戚如微子箕子比干

不忍坐視商之亡而覆宗絕祀反覆諫之不聽易其君之位孰有非之者或去或奴或諫而死孔子稱之曰商有三仁焉以仁許之者疑於大義猶有所闕也三仁固仁矣其如商祚之絕何季札辭國而生亂孔子因其來聘貶而書名所以示法春秋明大義書法甚嚴可以監矣君有大過貴戚之卿反覆諫而不聽則易其位此乃爲宗廟社稷計有所不得已也若進退廢立出於羣小闔寺而當國大臣不與焉用彼卿哉是故公子光使專諸弒其君僚春秋書吳以弒不稱其人而稱其國者歸罪於大臣也其經世之慮深矣此孟子之言亦得夫春秋之遺意歟

隱之云三仁於大義有闕此恐未然蓋三仁之事不期於同自靖以獻于先王而已以三仁之心行孟子

之言孰曰不可然以其不期同也故不可以一方論
之况聖人之言仁義未嘗備舉言仁則義在其中矣
今徒見其目之以仁而不及義遂以爲三子猶有偏
焉恐失之蔽也此篇大意已正只此數句未安

疑曰君子之任行其道也非爲禮貌與飲食也昔伊尹去
湯就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棲棲皇皇周遊天下佛肸
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彼豈爲禮貌與飲食哉急於行
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
貌衰則去之是爲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
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
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是爲飲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
於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
辯曰孔子之於魯衛始接之以禮則仕及不見悅於其

君則去豈可謂不爲禮貌而仕歟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豈可謂不爲飲食而仕歟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孰謂孔子棲棲皇皇不爲禮貌與飲食哉孟子曰迎之有禮則就禮貌衰則去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周之亦可受者則是言也未嘗或戾於吾孔子之所行如曰不爲飲食則當慕夷齊可也又何仕爲聖賢固不專爲飲食其所以爲飲食云者爲禮貌耳而謂古之君子能辟穀者耶不顧廉恥而苟容者耶誦孟子之言而不量其輕重之可否何說而不可

疑

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爲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爲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

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困窮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爲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

出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饑餓不能出門

孟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如是受免死而已矣言

孟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受以是而觀則温公可以無疑於孟子

殆矣而隱之所辨引孔子事爲證恐未然也五合中

疑曰所謂性之者天與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實亡也堯舜湯武之於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焉而已夫仁所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間耳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况於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辯曰仁之爲道有生者皆具有性者同得顧所行如何耳堯舜之於仁生而知之率性而行也湯武之於仁學而知之體仁而行也五伯之於仁困而知之意謂非仁則不足以治國家服諸侯於是假而行之其實非仁也言而謂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卑遠近多寡之間耳何所見之異也孟子之言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伯假之假之而不歸焉知其非有正合中庸所謂或安而行或利而行或勉強而行及其成功一也孟子之意以勉其君爲仁耳惜乎五伯假之而不能久也

隱之以五伯爲困知勉行者愚謂此七十子之事非五伯所及也假之之情與勉行固異而彼於仁義亦習聞其號云爾豈真知之者哉温公云假者文具而

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况
於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愚謂當時諸侯
之於仁義文實俱喪惟五伯能具其文耳亦彼善於
此之謂也又有大國資強輔因竊仁義之號以令諸
侯則孰敢不從之也哉使其有王者作而以仁義之
實施焉則燭火之光其息久矣孟子謂久假不歸烏
知其非有止謂當時之人不能察其假之之情而遂
以爲真有之耳此正溫公所惑而反以病孟子不亦
誤哉

疑曰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
不格姦所貴乎舜者爲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進以
善自治而不至於惡也如是則舜爲子瞽瞍必不殺人矣
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孰於有司乃棄天下竊之

以逃狂夫且猶不爲而謂舜爲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
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於皋陶矣舜烏得而竊之雖
負而逃於海濱皋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
予舜是君臣相予爲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爲舜與皋陶哉
又舜既爲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
處民豈聽之哉是皋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
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辯曰桃應之問乃設事耳非謂已有是事也桃應之意
蓋謂法者天下之大公舜制法者也皋陶守法者也脫
或舜之父殺人則如之何孟子答之曰執之者士之職
所當然也舜不敢禁者不以私恩廢天下之公法也夫
有所受云者正如爲將闔外之權則專之君命有所不
受士之守法亦然蓋以法者先王之制與天下公共爲

之士者受法於先王非可爲一人而私之舜旣不得私其父將實之於法則失爲人子之道將實而不問則廢天下之法寧并棄天下願得竊負而逃處於海濱樂以終其身焉更忘其爲天子之貴也當時固無是事彼旣不設爲問目使孟子不答則其理不明孟子之意謂天下之富天子之貴不能易事父之孝遂答之以天下可忘而父不可暫捨所以明父子之道也其於名教豈曰小補之哉

龜山先生嘗言固無是事此只是論舜心耳愚謂執不言之而已矣非洞見皋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動發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與象隱之之辯專以父子之道爲言卻似實有此事於義

未瑩

史剡曰堯以二女妻舜百官牛羊事舜於畎畝之中瞽瞍與象猶欲殺之使舜塗廩而縱火舜以兩笠自扞而下又不入德義則有之矣其好利而畏害則與衆不殊也或者舜未爲堯知而瞽瞍欲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嶽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瞍豈不欲利其子而爲天子而尙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殺之瞽瞍與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愚人必不爲也此特閭父里嫗之言而孟子信之過矣後世又承以爲實豈不過甚矣哉

史剡又一篇疑舜與益無避之之事辨在後常語中

辯曰萬章問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豨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

床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予于
治繼曰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歟孟子答曰奚而不
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又問曰然則舜僞喜者歟答
請曰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且夫舜未
予爲堯知瞽瞍與象殺之可也堯既知之象焉得而殺之
文溫公云閻父里嫗之言固然矣萬章旣以爲誠有是事
或如謂其必無而不答則兄弟之道孰與明之乎孟子答
文之云云者以見聖人之心不藏怒不宿怨唯知有兄弟
之愛而已使天下後世明兄弟之道者孟子之功大矣
讀孟子者不求其明教之意而謂其信之過是亦不思
之甚也

則兄弟之道孰與明之乎以下至終篇愚欲易之曰
然因其所問而告之亦可以見仁人之於兄弟之心

矣蓋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不宿怨惟知有兄弟之愛而已今不求孟子之意而以信之太過疑之是以筋骨形容之不善而棄天下馬也

李公常語上太伯

常語曰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如何曰孔子死不得其傳矣彼孟子者名學孔子而實僭之者也焉得傳敢問何謂也曰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爲君也天下無王霸言僞而辨者不殺諸子得以行其意孫吳之智蘇張之詐孟子之仁義其原不同其所以亂天下一也

辯曰大道之傳至吾夫子然後大成夫子沒百餘歲楊朱墨翟各持所見以惑後學朱之爲我則偏於爲義翟

之兼愛則偏於爲仁聖人之道自是而晦孟軻氏出以仁義之言解其蔽斯道復明不幸六藝之文厄於秦火由漢以來佛老顯行聖道不絕如綫韓愈氏斷然號於世曰軻之死不得傳夫道不可須斯離而其在於人心者固常自若豈真不傳哉蓋以道之大要不在乎仁義自孟子沒未有唱爲仁義之說者此道所以爲不傳也謂孟子名學孔子而實僭之妄矣又謂孫吳之智蘇張之詐與孟子之仁義一於亂天下且仁義之與智詐不啻冰炭之異非可概而論遂併以仁義爲亂天下所見之謬如是烏知帝王所傳之道哉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

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為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亘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說諸侯以行王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李氏以蘇張孫

吳班焉蓋不足以窺孟子之藩籬而妄議之也推此觀之則其所蔽亦不難辯矣

常語曰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爲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諸侯事天子孟子勸諸侯爲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順耳矣孟子當周顯王時其後尙且百年而秦并之嗚呼孟子忍人也其視周室如無有也

辯曰孟子說列國之君使之行王政者欲其去暴虐行仁義而救民於水火耳行仁義而得天下雖伊尹太公孔子說其君亦不過此彼五霸者假仁義而行陽尊周室而陰欲以兵強天下孟子不忍斯民死於鬪戰遂以王者仁義之道詔之使當時之君不行仁義而得天下孟子亦惡之矣豈復勸諸侯爲天子哉大抵入人之罪必文致其事巧爲鍛鍊無所不至謂孟子爲忍人入罪

也多矣其知有天誅鬼責之事乎

孟子李氏罪孟子勸諸侯為天子正為不知時措之宜隱

王之辯已得之但少發明時措之意又所云行仁義

而得天下雖伊尹太公孔子說其君亦不過如此語

亦未盡善若云行仁義而天下歸之乃理勢之必然

雖欲辭之而不可得也又辯云大抵入人之罪以下

疑可刪去

常語曰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

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

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謂以齊王猶

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嗚呼是

猶見人之鬪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殺之貨可得也雖然他

人之鬪者耳桓公管仲之於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柰

何

辯曰孔子謂管仲如其仁言仲之似仁而非仁也又謂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言仲有攘卻夷狄之功也至謂
其小器奢僭不知禮言仲之不能圖大致遠也夫奢僭
不知禮之人豈得爲仁乎其所以九合諸侯者假仁而
行以濟其不仁耳宜曾西之所不爲也昔成湯以七十
里爲小國之諸侯伊尹相之以王於天下齊以千里之
國而相管仲管仲得君之專行國政之久功烈如彼其
卑童子且羞稱之况大賢乎有好功利者必喜管仲仁
者不爲也管仲急於圖霸藉周室以爲之資耳謂桓公
管仲之於周如救父祖吾弗信之矣

夫子之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節亦謂五霸
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

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曾西之恥而不爲蓋亦有說矣李氏又有救鬪之說愚以爲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鬪而私其財以爲子舍之藏者也故里周雖小振而齊亦寢強矣夫豈誠心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耳隱之以爲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於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未可爲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年事勢且言己志非爲管仲發也

常語曰或曰然則湯武不爲歟曰湯武不得已也契相土之時詎知其有桀哉后稷公劉古公之時詎知其有紂哉

夫所以世世種德以善其身以及其國家而已湯武之生不幸而遭桀紂放之殺之而蒞天下豈湯武之願哉仰畏天俯畏人欲遂其爲臣而不可得也由孟子之言則是湯武修仁行義以取桀紂爾嗚呼吾乃不知仁義之爲篡器也又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孔子謂武爲美矣未盡善也彼順天應人猶艱尪如此而孟子固求之其心安乎哉

辯曰仁義者人心之所同好不仁不義者人心之所同惡豈惟人心好惡爲然天心亦如之湯武爲順天應人之舉放桀伐紂豈得已哉孟子閔戰國之際人之道不立矢口成言無非仁義而謂孟子以仁義爲篡器斯言一發天下以談仁義爲諱則人將遺其親後其君爲禽獸夷狄之歸矣言其可不慎乎湯有慚德仲虺之誥言

之詳孔子雖以武爲未盡善而終憲章之故彖易之革
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論仁政德教必以三
代爲稱首曷嘗謂湯武不可爲歟惜乎戰國之君以孟
子爲迂闊不能求爲湯武三代之治不可復見此僻儒
得以妄生譏議也

隱之此辯甚精但所云矢口而言無非仁義兩句說
事意不盡不若云教諸侯行仁義以救百姓倒懸之
以合急因言其效以爲苟能行此則天下必將歸之至於
世又仁孚義達而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則
雖三代之治何以加此
常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
也已矣又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書序伊尹既
醜有夏復歸于亳孟子亦曰五就湯五就桀伊尹也夫周

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弱爾非紂也而齊梁不事之非桀也而孟子不就之嗚呼孟子之欲爲佐命何其躁也

辯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者文王亦俟上天之休命爾使其曆數在躬天命之人歸之文王雖欲盡臣節予知其不能焉此武王所以謂文王誕膺天命九年而大勳未集也伊尹樂堯舜之道而耕莘湯三聘之乃幡然而改意其五就云者是必湯得伊尹而貢之使之事桀聘問往來至於五就也且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則知王者之賞罰不行乎天下而自列於侯邦也周之衰微久矣仲尼生靈王之時猶不去魯而事周至于顯王則又微弱矣孟子安得去齊而事周乎今有人焉父不能主其家諸子各營別業不事其父有以孝悌之道訓之使其子知有孝悌雖不能事其父

則亦不敢悖逆矣苟不知出此乃相其父曰汝爲父之尊曷不治其子使事己歟吾恐諸子悖逆之心自是而生矣是無異劉文公與萇弘欲合諸侯以城成周與夫張儀欲挾天子以令天下也孟子肯爲是舉乎借使當時有湯武爲之君孟子爲之佐命興仁義之化則天下復見商周之盛治而三王可四矣何其幸耶夫何孟子不遇其時不見諸行事徒託之空言猶足扶衛聖道七篇之著與詩書相爲表裏曷謂其躁哉

李氏謂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徵弱爾而孟子不使齊梁事之以是咎孟子愚謂周以失道寢微寢滅孔子作春秋雖云尊周然貶天子以達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亦屢書矣至於顯王之時天下不知有周室蓋人心離而天命改久矣是時有王者作亦不待

滅周而後天下定于一也聖人心與天同而無所適
莫豈其拳拳於已廢之衰周而使斯人坐蒙其禍無
已哉皋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
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知此則知天矣聖人之心豈
異是耶隱之只以衰微二字斷周之不可事正在李
氏詆罵中而所謂以孝悌訓之則子必能事其父乃
謂使諸侯事周也孟子本無此意

常語曰大哉孔子之作春秋也援周室於千仞之壑使天
下昭然知無二王削吳楚之葬辟其僭號也諱賀戎之戰
言莫敢敵也微孔子則春秋不作微春秋則京師不尊爲
人臣子不當如是哉嗚呼孟子其亦聞之也哉首止之會
殊會王世子尊之也其盟復舉諸侯尊王世子而不敢與
盟也洮之盟王人微者也序乎諸侯之上貴王命也美哉

齊桓其深知君臣之禮如此夫使孟子謀之則桓公偃然在天子之位矣世子王人爲亡虜之不暇孰與諸侯相先後哉

辯曰春秋之時周室衰微天王不能自立以至下堂而不見諸侯當是時徒擁其虛位爾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未嘗說之使尊周室及夫公山氏之召乃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聖人之知幾也嗚呼知幾其神矣乎苟惟說諸侯使之尊周諸侯不得自肆而彊者必生變則是速其滅周也先見之幾豈陋儒所能知哉或曰齊晉尊周非歟曰齊晉志在霸業不得不尊周也孟子距孔子之時又百有餘歲則周之微弱可知矣若管仲之功可爲孔子爲之矣孔子不爲孟子安得爲之乎孔子作春秋寓一王之法正天下之名分使亂臣賊子知所

懼孟子以王者仁義之道說諸侯使之知有君臣父子而杜僭竊篡弑之禍正得夫春秋之旨但學者有所未入究爾又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未嘗不欲當時之君尙德而不尙力豈復使諸侯偃然在天子之位哉齊桓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任賢之專固無愧於湯武惜乎桓公無王者量管仲無王佐才徒相與謀託周室以號天下而成霸者之業爾爲君而內亂醜惡爲臣而亡禮僭奢何足道哉首止之會尊王世子復舉諸侯而不敢與盟洮之盟序王人於諸侯之上以尊王命君臣之禮固盡矣其志在於圖霸不得不爾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於大義不得不

然夫子筆之於經以明君臣之義於萬世非專爲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李氏未之思也隱之以孟子之故必謂孔子不尊周又似諸公以孔子之故必謂孟子不合不尊周也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

常語曰或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爲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瓜衛風也非仲尼刪乎正而不譎魯語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雖不道無歉也嗚呼霸者豈易與哉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慝焉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蓋聖人之意也

辯曰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乎天下諸侯擅相侵伐疆凌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吾夫子憂之乃因魯史而修春秋以代王者之賞罰是
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
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觀夫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爲書會者無國無之惟齊之會以尊王室爲辭夫子屢書
之攘戎狄而封衛人思之作木瓜之詩夫子取之伐楚
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復夫子有正而不譎
至之言夫子亟言之者以是時無能尊王室故進之爾然
以權詐有餘而仁義不足功止於霸此夫子之徒所以
無道之也擬人必於其倫謂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
侈則文王太公何忍過矣

春秋序桓續蓋所謂彼善於此論語論桓文之事猶
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使當時無公西華之問則今之
說者必有優劣之分矣詩錄木瓜卽春秋序續之意

亦以善衛人之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爲盡可法哉李氏詆孟子而甚畏齊桓尊管仲至以文王太公比之反易顛倒如此良由不識聖賢所傳本心之體故不知王道之大而易怵於功利之淺爾

李公常語下

常語曰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紂一人惡耶衆人惡耶衆皆善而紂獨惡則去紂久矣不待周也夫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同之者可遽數耶紂存則逋逃者曷歸乎其欲拒周者人可數耶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故荀卿曰殺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則商人之不拒周審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又曰甚哉世人之好異也孔子非吾師乎衆言驩驩千徑百道幸存孔子吾得

以求其是虞夏商周之書出於孔子其誰不知孟子一言
人皆畔之畔之不已故今人之取孟子以斷六經矣嗚呼
信孟子而不信經是猶信他人而疑父母也言其民故也
辯曰魯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
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弘景注易與本草孰先
孟陶曰注易誤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
來以爲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注本草
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
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
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
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
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爲多豈示
訓之意哉經注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爲畔經是亦

惑矣謂虞夏商周之書出于孔子人宜取信詩非孔子之刪乎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則是周無遺民也請以此說爲證

常語曰或曰然則舜避堯之子於河南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何如曰堯不聽舜讓舜受終于文祖舜不聽禹讓禹受命于神宗或二十有八載或十有七年曆數在躬旣決定矣天下之心旣固結矣又何避乎禹舜未相避也由孟子之言則古之聖人作僞者也好名者也王莽執孺子手流涕歔歔何足哂哉

辯曰舜受堯之遜禹受舜之遜雖經歷年久然舜格于文祖乃在卒堯喪之後書曰月正元日者言是月始卽入正云爾則禹之卽正從可知也舜禹服喪畢退而避之歸其位於子理所宜然孟子之言蓋非臆說亦必有所

據舜禹大聖人也豈固欲爲天子哉天與之人與之有
不可得而辭避者如以此爲僞則舜讓于德弗嗣禹拜
稽首固辭皆以其作僞可乎

此二段辯已得之無可議者矣

常語曰或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
以百里何如曰皆孟子之過也大雅曰瑟彼玉瓚黃流在
中九命然後錫以玉瓚秬鬯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
德受此賜周自王季中分天下而治之矣奚百里而已哉
商頌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
視旣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契之時
已受大國相土承之入爲王官伯出長諸侯威武烈烈四
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商自相土威行乎海外矣奚七十
里而已哉嗚呼孟子之教人已不知量也哉

辯曰孟子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蓋言亳豐皆小國也雖王季相土常爲伯以長諸侯而其受封之初乃七十里百里爾固未嘗闢土地并吞諸侯之國也而謂大雅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九命然後受此賜王季爲西伯中分天下而治矣奚止於百里商頌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契之時已受大國相土承之入爲王官伯以長諸侯威行乎海外矣奚止七十里遂以是爲孟子之過教人以不知量余所未喻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詩說恐未然就使如其言則隱之之辯已得之矣

常語曰或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瑟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象曰

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予于治有諸曰書
云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又曰負
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瞽象未嘗欲
殺舜也瞽象欲殺舜刃之可也何其完廩浚井之迂其亦
有所虐矣象猶能慮則謂二嫂者帝女也奪而妻之可乎
堯有百官牛羊倉廩以備事舜於畎畝之中而不能衛其
女乎雖其見奪又無吏士無刑以治之乎舜以父母之不
愛號泣於旻天父母欲殺之幸而得脫而遽鼓琴何其樂
也是皆委巷之說而孟子之聽不聰也此一段辨在
溫公史剡

常語曰舜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則孟子
之譏武成宜矣哉曰以天下征一國以天子征諸侯如孟
賁搏童子遲速在我修文德以待其來可也大雅曰以爾
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

收馘安安文王以諸侯伐諸侯固有訊有馘武王以諸侯

伐天子奚不用戰哉牧野詩云檀車煌煌駟驪彭彭維師

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是也此一段無辨太伯著書立

處宜與之辨明如前段云瞽象欲殺舜刃之可也何其完

廩浚井之迂此可為訓耶又謂武王以諸侯伐天子奚不

用戰其言之不祥常語曰或曰孟子之言諸侯奚不聽也謂迂闊者乎曰迂

闊有之矣亦足憚也孟子謂諸侯能以取天下矣位卿大

夫豈不能取一國哉為其君不亦難乎然滕文公嘗行孟

子之道矣故許行陳相目之曰仁政曰聖人其後寂寂不

聞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固無驗也

辯曰滕文公常行孟子之道矣既而許子為神農之言

告文公文公與之處孟子蓋嘗闢之以從許子之道是

相率而為偽惡能治國家則知文公行孟子之道不克

終矣當是時許行稱之曰仁政曰聖人亦不可謂行孟子之言無驗其後不聞滕侯之得天下夫天下大物也豈可必得哉然滕侯亦未嘗禮孟子使爲輔相而授以國政此不足爲孟子疵

辯已得之

常語曰孔子與賓牟賈言大武曰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猶不貪商而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商之祿未盡也病其有賢臣也文王貪商如此其甚則事君之小心安在哉豈孔子之妄言哉孔子不妄孟子之誣文王也

辯曰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蓋言文王之仁望治道而未之見爾趙岐釋之曰殷祿未盡尙有

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此岐之失也讀孟子而識其意正岐之失可也而乃用岐之說攻孟子謂孟子誣文王之貪商豈理也哉欲加人以罪援引他事以實之其不仁甚矣

望道而未之見而與如古人多通用此句與上文視民如傷爲對孟子之意曰文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體道之極而望之猶如未之見其純亦不已如是愚意謂然不審隱之以爲如何

常語曰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積亂矣諸侯皆欲自雄苟說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義之竿而湯武爲之餌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尋謂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義又豈速售之物也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固知

有周室矣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周室其爲桀紂乎盛之有衰若循環然聖王之後不能無昏亂尙賴臣子扶救之爾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幾家家可以行仁義人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孟子自以爲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辯曰湯居亳小國也伊尹相湯使之伐夏救民桀雖無道天子也君也湯有道諸侯也臣也伊尹胡不說湯率諸侯而朝夏乎行李往來至於五就觀時察變蓋已熟矣不得已爲伐夏之舉致湯於王道固非盛德之事後世莫有非之者以能躬行仁義順天應人故也自非伊尹之聖安能任其責哉文王在豐亦小國也文王之於紂與湯之於桀事體均也其所以異者時焉而已觀其得太公而師事之伐崇遏莒戡黎雖曰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亦以曆數未歸得以盡其臣節至武王則赫然有剪商之志又况商紂罪惡貫盈又過於桀而此十亂之賢爲之輔相雖欲率諸侯遵文考之道而事紂莫可得矣此所以興牧野之師而建王業也孟子之於列國說之以行仁政者不過言治岐之事而已說之使爲湯武者不過以德行仁而已說之以行王道者不過乎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已未嘗說之使伐某國誅某人開疆拓土大統天下而爲王也若孟子者真聖人之徒歟識通變之道達時措之宜不肯枉尺直尋柰何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仁義之道不獲見於施設以濟斯民所以不免後世紛紛之議嗚呼說其君使爲湯武以爲不仁乃以桓公管仲爲仁乖謬如是安得有道之士與之正曲直哉

辯已得之但李氏所云家家可以行王道人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此三句當略與之辯愚謂王道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由孔子而下下而爲臣固家家可以得而行矣湯武適遭桀紂故不幸而有征誅之事若生堯舜之時則豈將左洞庭右彭蠡而悍然有不服之心耶其在九官羣后之列濟濟而和可知矣如此則人人爲湯武又何不可之有

常語曰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

也今之學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說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應之曰行其道而已乎則何必紂之失之也何憂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賢人之輔尺地一民皆紂之有何害諸侯之行王道哉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親無將不容纖芥於其間而學者紛紛強爲之辭

辯曰不談王道樵夫猶能笑之孰謂學而爲士反不知道乎謂之王道者卽仁義也君行王道者以仁義而安天下也君行霸道者以詐力而服天下也孟子說其君以仁義不猶愈於說其君尙詐力歟且天下不可以詐力得也尙矣得民心斯得天下假仁義而行民心且不可得况能王天下乎仁義之道萬世之所常行天下之

卿所共由民生之所日用也今乃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
欲得以行王道爲非果何理耶觀其應學者之言皆增損
天其詞而非議孟子君子無取焉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以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魯自文公廢朝享之禮祭
之而孔子不去其羊者欲使後世見其羊猶能識其禮羊
亡禮亦亡矣孟子欲勿毀明堂其意亦猶是也明堂在
於泰山之下周天子巡狩朝諸侯之所適在齊地非齊之
所建立也存之不爲僭亦可以見王政之大端如以爲諸
侯不用而毀之則後世之君不惟不知王政將謂後世
不可復行矣此孟子所以勸齊勿毀之也而謂孟子勸
齊宜居明堂取王位抑何燭理不明而厚誣孟子歟

李氏此段之意不謂天子庶人不可並行王道但謂
孟子所論文王與紂之事爲不然爾當辯之曰孟子

之時有信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勢與文王不同非謂文王計欲取紂而不能也人人可行王道已辯於前但孟子時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時措之不同又不可執一而論隱之之辯似未中李氏之失也

常語曰學者又謂孟子權以誘諸侯使進於仁義仁義達則尊君親親周室自復矣應之曰言仁義而不言王道彼說之而行仁義固知尊周矣言仁義可以王彼說之則假仁義以圖王唯恐行之之晚也尙何周室之顧哉嗚呼今之學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經樂王道而忘天子吾以爲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君臣之義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亂患於後世爾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學者之迷惑聊復有言

辯曰泰伯曰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
也不可無天子噫是果泰伯之說耶使其說行害理傷
教也大矣余請易之曰無六經則不可而孟子尤不可
無無天子則不可而王道尤不可無嘗試言之易詩書
禮樂春秋之六經所以載帝王之道爲致治之成法固
不可無也孟子則闢楊墨距皷行放淫辭使邪說者不
得作然後異端以息正道以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
業不墜此孟子所以爲尤不可無也經曰天子作民父
母以爲天下王史曰天子建中和之極其可無之乎夫
所謂王道者天子之所行六經之所載孟子之所說者
是也孰謂其可無哉無王道則三綱淪九法斁人倫廢
而天理滅矣世之學者稍有識見不爲此言豈好事者
假設淫辭記賢者之名以行于世乎學者宜謹思之

李氏難學者謂孟子以權誘諸侯之說孟子本無此
意是李氏設問之過當略明辨之天下可無孟子不
可無六經可無王道不可無天子隱之之辨已得之
愚又謂有孟子而後六經之用明有王道而後天子
之位定有六經而無孟子則楊墨之仁義所以流也
有天子而無王道則桀紂之殘賊所以禍也故嘗譬
之六經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運舟之人天子猶長
民之吏而王道猶吏師之法今日六經可以無孟子
天子可以無王道則是舟無人吏無法將焉用之矣
李氏自以爲悼學者之迷惑而爲是言曾不知己之
迷惑也亦甚哉

鄭公藝圃折衷

叔友

折衷曰孟軻非賢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聞誅一

夫紂矣未聞弑君三宿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沈同問燕可伐歟吾應之曰可此孟子之罪也

辯曰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彊以相侵奪當時處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墮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此趙岐之說也天下豈復有王道哉豈復知有仁義哉幸而有唱爲仁義之說者猶足以使亂臣賊子逡巡退縮不敢自肆而况孟子治儒術承三聖以仁義之道說於諸侯思濟斯民不幸而其說不行而商周之盛治不可復見其與假仁而行急於霸功者有間矣可謂非賢人乎又舉數條以爲孟子之罪余於温公疑孟李公常語辯之矣誅一夫紂卽泰誓所謂獨夫紂也三宿出晝卽孔子去魯之意也如之何以爲孟子之罪乎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聞誅一夫紂矣沈同問
燕可伐此三事已辯於疑孟常語中矣唯出晝一事
當於第九段辯之此段辯孟軻非賢人之句亦須引
孟子所傳之說今只以趙氏題辭爲據恐未足以折
談者之鋒也

折衷曰春秋書王存周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
周乎此仲尼之本心也孟軻非周民乎履周之地食周之
粟常有無周之心學仲尼而叛之者也周德之不競亦已
甚矣然其虛位猶拱而存也使當時有能唱威文之舉則
文武成康之業庸可庶幾乎爲軻者徒以口舌求合自媒
利祿盍亦使務是而已乎柰何今日說梁惠明日說齊宣
說梁襄說滕文皆啗之使爲湯文武之爲此軻之賊心也
譬之父病亟雖使商臣爲子未有不望其生者如之何其

直寘諸不救之地哉軻忍人也辯士也儀秦之雄也其資薄其性慧其行輕其說如流其應如響豈君子長者之言哉其自勉於蘇張范蔡申韓李斯之黨者挾仲尼以欺天下也使數子者皆嘑其素矯其習竊仁義兩字以藉口是亦孟軻而已矣要之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蒙之人而軻能以詩禮也是故孟軻誦仁義猶老錄公之誦法也老錄公誦法賣法者也軻誦仁義賣仁義者也安得爲仲尼之徒歟嗟夫孔子生而周尊孟軻生而周絕何世人一視孔孟之心記曰擬人必於其倫寧從漢儒曰孔墨

辯曰父子主乎親君臣主乎義不可以一概論先儒謂宗子有君道試撫其說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立嫡子爲大宗族人宗之有人焉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則立爲大宗百世不遷也不幸大宗者恣爲驕侈

荒耽酒色橫逆殘暴子弟不能堪諫諍之不聽益又甚焉夫欲說其族者將使之率子弟事之助其爲惡歟將使之躬行孝弟收合其親屬歟至於衆族歸己而易其大宗於義苟可爲亦不得辭此伊尹之相湯呂望之相武而其用心正有類此自平王以東周德不競爲天子者雖無驕侈殘暴之事然不能振皇綱但擁虛位而已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未嘗一言說其君率諸侯而尊周以力假仁爲霸者事孔子不肯爲也而所以作春秋者爲天下之無主也不然何以降黍離於國風乎其所以降雅爲風者亦其自取也孔子豈有心哉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乎疑詞其不爲東周也明矣公山弗擾召孔子孔子欲往遂言如有用我不爲東周則說之以西周之王道也必矣又嘗有其或繼周者之語

孔子豈能必其周之祚不移乎逮戰國時周室衰微抑
又甚矣孟子則學孔子者也詎肯效管仲假仁而圖霸
哉又况當時之君爭地爭城侵奪篡弑不復知有君父
矣其視仁義爲何等事耶天下之民死於戰鬪死於賦
斂死於徭役不知其幾孟子說梁惠齊宣梁襄滕文使
之爲湯武行仁義其心在於救民爾未嘗說之以富國
彊兵用征伐而取天下也乃謂孟子叛仲尼之道有無
周之心妄矣又謂孟子爲賣仁義而有賊心不猶愈於
不知仁義而非之乎墨氏兼愛不知有父乃欲從漢儒
曰孔墨誤後之學者必此之言夫

此與李氏常語所以謗孟子者大指略同前之辨詳
矣辨云父子主親君臣主義不可一概論甚當但喻
宗子事云恣爲驕侈以下數句不類周衰事體當微

改之乃爲盡善鄭引孔子言吾其爲東周乎爲字當作去聲讀先儒有作平聲讀者隱之之說是也但謂欲說弗擾以王道則非孔子之心也降黍離作春秋不知果有繼周之意否此一節更望見教也鄭以孔孟並稱爲不倫而欲以墨配孔則益非其倫也大抵未知孟子所傳者何事故其論詭僻顛倒如此也

折衷曰吉人惟知爲善而已未嘗望其報也爲善而望其報是今世委巷溺浮圖者之處心也孟子勸滕文公曰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是心何心哉武王伐紂而利之非太王王季文王之本心也孔子謂泰伯三以天下讓亦曰周之有天下泰伯不襲封也其遜國也祇其所以爲天下也歟夫泰伯雖知季歷之賢可以繼緒保邦而吾不若也如使泰伯包藏禍商之心也夫何至德之足云

辯曰善者福之淫者禍之天之道也吉人爲善固不望報而天必報之以福可以天道難信而不足信歟孟子勸滕文公爲善謂後世子孫必有王者非但告之以周家之事是亦以天道告之也使周不積德行仁則子孫未必蕃衍雖欲伐紂而利之不可得矣况能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于公治獄多陰德猶能逆知其子孫必有興者當戰國之際人倫棄而天理滅不知爲善之利今以孟子之言爲非則將何以勸其君耶乃謂周之天下由泰伯之不襲封也使人人遜國如泰伯無季歷之賢以繼之則履宗絕祀矣季札之事可不監諸

孟子言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初無望報之心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乃爲太王避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

折衷曰孟子謂沈同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大夫爵祿制於諸侯是誠古之道也孟軻既教齊梁滕之君使自爲湯武則是諸侯未嘗受命於天子也沈同不敢以爵祿私人齊制之也子噲不敢以燕私人將復誰制之哉何孟軻獨能約燕以王制而不能約齊梁滕於古道也

辯曰孟子告沈同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者是約燕於王制也其意曷嘗不存周哉勸齊梁滕之爲湯武者正欲其行仁義而知有王制云爾豈可謂夏商在

上而湯武不得行仁義歟湯武行仁義無一言及之唯
罪湯武之征伐掩善揚惡豈得爲公論亦可謂處變事
而不知其權者也勸其君行仁義以爲不道者余知之
矣彼非以仁義爲不美也但急於近功謂仁義爲迂闊
不切時務不若進富國彊兵之術也若其誠然商鞅之
徒爲之孟子不爲也

諸侯受國於天子故子噲之讓爲無王天子受命於
天故文王受命作周不受於紂而無罪辯謂鄭氏以
仁義爲迂闊則未然第恐若商鞅之談帝道爾

折衷曰今之諸侯取於民雖不義不可謂禦人於國門之
外取非其有賊義也取充其類盡義也是輕重之等也是
孟軻原情以處罪也至未能什一去關市之征復與攘鷄
同科何任情出入而前後自戾也如此

辯曰孟子謂今之諸侯賦斂於民不由其道而與禦人而奪之貨何異取非其有爲盜取充其類爲義之盡猶未爲盜是輕重之等是誠孟子能原情以處罪也至於戴盈之間未能什一去關市之征請輕之以待來年孟子設攘鷄之喻以答之而曰如知其不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者意謂戴盈徒知其非而不能速改故以此譏之豈得謂任情出入前後自戾歟鄭氏專以偏見曲說而非詆孟子學無師承其蔽也如此卒爲名教之罪人也惜哉

辯得之矣

折衷曰析直薪者不費斧訟直理者不費詞魯論二十篇如聖君咨兪如嚴父教戒莊而親簡而當焉孟軻以游辭曲說簧鼓天下其答陳代告子萬章公孫丑之問皆困而

遁遁而支離想當時酬酢之際必沮氣赧顏無所不至所謂浩然者安在哉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者徒僻好其書嗚呼斯文衰矣

辯曰析直薪者不費斧訟直理者不費詞爲是說者正俗所謂不哭之孩孰不能抱是知常而不知變者也戰國之時處士橫議異端並起聞孟子談仁義其不駭且疑者幾希陳代告子萬章公孫丑之徒見識不及孔子門弟子遠甚酬答之際安得不諄復告之理苟明矣何患乎辭之費乃謂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僻好孟子之書爲斯文之衰識見之優劣可知矣

疑歐陽氏王氏蘇氏未得爲真知孟子者亦隨其所見之淺深志焉而樂道之爾餘隱之之辯已得之矣

折衷曰悟云迷失也安云病人也治云亂世也喜之之辭

也無憂無懼喜孰云來哉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愚曰王者之民驩虞如也帝者之民皞皞如也齊晉驅民於鋒鏑湯武拯民於塗炭唐虞措俗於恬愉是故商周之書若有矜喜色虞書二典如平居對語慶賀之容不形焉

辯曰孟子勸齊梁滕之君爲湯武乃痛詆之謂孟子賣仁義納君於不道而欲易孟子之言曰王者之民驩虞如也帝者之民皞皞如也又云齊晉驅民於鋒鏑湯武拯民於塗炭抑何前後之言自相戾歟己不能事父兄而責人以孝弟之道有未至亦其蔽也寐而狂言祇足以駭童稚及長者聞之付一笑爾

此辯甚善但己不能事父兄以下文意隱晦似未條暢愚謂學者當先識聖人相傳大體同處然後究其

所至之深淺則不出乎大方而義理精矣帝王無二道而民之蒙化不能無淺深使孟子言之固當有辨但鄭謂王者之民驩虞如也則是未識王者氣象彼語堯舜亦徒好高爾非真知堯舜者也

折衷曰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楊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爲奇奇變爲正非善之善也卽奇爲正卽正爲奇善之善也

辯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真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爲訓也乃謂孫

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所當盡心其詞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楊著書皆不及是啓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歟叛吾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審也

此段本不必辨但斯人薄三王罪孟子而尊堯舜似矣乃取孫武之書廁之易論語之列何其駁之甚歟愚前所謂鄭氏未能真知堯舜而好爲太高之論以駭世若商鞅之談帝道於是信矣

折衷曰京師坐轡者愚遠方之人直百必索千酬之當其直則售意其知價也知價不可復愚酬之過其直則不售意其不知價也不知價則唯吾之愚必極其所索而後售孟軻抱縱橫之具飾以仁義行轡于齊齊王酬之以客卿且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軻意齊王不知價者遂愚齊王求極所索而後售齊王徐而思軻之言

曰王如用予則齊王猶反掌開闢以來無是理是必索高價者悔而不酬軻亦覺齊王之稍覺也卷而不售抱之以他徐而自思曰齊王之酬我其直矣矯然不售行將安鬻遲遲吾行三宿出晝冀齊王呼己而還直是又市井販婦行鬻漁鹽果菜之態京師坐鬻猶有體小兒方啼而怒進以飯推而不就徐其怒歇而饑也睨然望人進之矣軻之去齊留齊兒態也夫

辯曰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吾夫子大聖人也猶待價而沽况孟子乎孟子抱仁義之道較其美非止荆玉之比也急於求售而獻非其人未免剛足爾孰若珍其貨而後市乎孟子三宿去齊乃孔子去魯之意萬一齊王省悟聽納其說舉安天下之民而其價豈止十五

城之重哉乃謂孟子索直於齊如市販婦兒之態不若京師坐鬻者猶有體其言過矣

詆孟子未有若此言之醜者雖欲自絕而於日月何傷乎有不必辨已然欲與之辨則亦有說矣孟子之稱孔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而孔子之自言曰無可無不可又曰我待價者也今以夫子之事觀之則斯言皆非虛語矣孟子學孔子而得其傳焉其去齊之果而出晝之遲皆天理之自然而未嘗有毫髮私心也非知其所傳者何事則何足以語是哉

折衷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韓愈欲無釋老孟子欲無楊墨甚哉未之思也天不唯慶雲瑞雲景風時雨而霜雹降焉地不唯五穀桑麻而萁稗鉤吻生焉山林

河海不唯龜龍鱗鳳而鴟梟豺狼蛟鼉出焉古今豈有無
小人之國哉作易者其知道乎

辯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是皆好大喜功
窮兵黷武之過孟子欲無楊墨韓子欲無釋老豈愛摩
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一則爲義之偏其過至於無君一
則爲仁之偏其過至於無父先王大道由是榛塞孟子
辭而闢之然後廓如也釋氏生西竺漢明帝始求事之
老氏生周末西漢寶后始好尙之自晉梁以及於唐其
教顯行韓公力排斥之然後大道得不泯絕有識之士
謂洪水之害害於人身邪說之害害於人心身之害爲
易見尙可避者心之害爲難知溺其說者形存而身亡
矣自非智識高明孰知其害而務去之乎韓公謂孟子
距楊墨而其功不在禹下唐之史臣謂韓公排釋老而

其功與孟子齊而力倍之詎不信夫且夫唐虞三代之
盛時未嘗有所謂釋老楊墨者苟欲其無亦不爲過而
謂地不唯五穀桑麻而蒐稗鉤吻生焉世豈有種五穀
桑麻而不去蒐稗鉤吻者歟若孟子者正務去蒐稗鉤
吻之害而欲五穀桑麻之有成也今乃立異論以攻之
是誠何心哉予懼聖道之不明故不得不與之辨或曰
二三君子近世最爲知名者後學多宗其議論孟子之
書講之熟矣非之詆之不徒爲是紛紛也理有窒礙可
得而隱乎子辨則辨矣其如招咎何答之曰余貧且賤
固知其不免也然吾夫子之道得孟氏而益尊使其可
非可詆則吾夫子之道何能而益尊歟世之學者貴耳
賤目厭常好怪往往喜其立論之異誠以孟子爲不足
學羞稱王道恥言仁義叛道亂倫淪胥爲夷狄禽獸之

歸矣予爲此憂不得已而與之辨務明仁義而已矣是
我咎我違恤乎哉違恤乎哉

知堯舜孔孟所傳之正然後知異端之爲害也深而
息邪距詖之功大矣彼曰景風時雨與戾氣旱蝗均
出於天五穀桑麻與萁稗鉤吻均出於地此固然矣
曰人生其間混然中處盡其變理之功則有景風時雨
而無戾氣旱蝗有五穀桑麻而無萁稗鉤吻此人所
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天地所以待人而爲三才也孟
子之闢異端如宣王之攘夷狄其志亦若此而已豈
秦始皇漢武帝之比哉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
君子爲主故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觀泰否剝復
各卦之意則可見矣而曰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
嗚呼作易者其知道乎其不知易者甚哉

胡子知言疑義

知言曰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類而瓜分孰能一之

熹謂以成性者也此句可疑欲作而統性情也如何○栻曰統字亦恐未安欲作而主性情如何

熹謂所改主字極有功然凡言刪改者亦且是私竊講貫議論以爲當如此耳未可遽塗其本編也如何

熹按孟子盡心之意正謂私意脫落衆理貫通盡得此心無盡之體而自是擴充則可以卽事卽物而無不盡其全體之用焉爾但人雖能盡得此體然存養不熟而於事物

之間一有所蔽則或有不得盡其用者故孟子既言盡心知性又言存心養性蓋欲此體常存而卽事卽物各用其極無有不盡云爾大學之序言之則盡心知性者致知格物之事存心養性者誠意正心之事而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者脩身以下之事也此其次序甚明皆學者之事也然程子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者蓋惟聖人則合下盡得此體而用處自然無所不盡中間更不須下存養充擴節次功夫然程子之意亦指夫始條理者而爲言非便以盡心二字就功用上說也今觀此書之言盡心大抵皆就功用上說又便以爲聖人之事竊疑未安

舊說未明今別

改定

如此○祖謙曰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而言

則與本文設問不相應來諭以盡心爲集大成者之始條理則非不可以爲聖人事但胡子下者也兩字却似斷定

爾若言六君子由盡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此○熹
謂論心必兼性情然後語意完備若疑與所設問不相應
而者也二字亦有未安則熹欲別下語云性固天下之大
本而情亦天下之達道也二者不能相無而心也者知天
地宰萬物而主性情者也六君子惟盡其心故能立天下
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人至于今賴焉云云不知更有病
否若所謂由盡其心者則詞恐太狹不見程子所謂不假
存養之意

知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脩君子
宜深別焉

熹按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似恐
未安蓋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則生而有之矣人欲者
梏於形雜於氣狃於習亂於情而後有者也然既有而人

莫之辨也於是乎有同事而異行者焉有同行而異情者
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幾
微曖萬變夫孰能別之今以天理人欲混爲一區恐未允
當○祖謙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却似未失蓋降衷
秉彝固純乎天理及爲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泯滅而實
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爾○熹再詳
此論胡子之言蓋欲人於天理中揀別得人欲又於人欲
中便見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者蓋旣謂之同體
則上面便著人欲兩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
可少差試更子細玩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
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功夫去却人欲便是
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於人欲汨沒之中也若不能實
下功夫去却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

用乎

知言曰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

熹按此章卽性無善惡之意若果如此則性但有好惡而無善惡之則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是天理人欲同時並有無先後賓主之別也然則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果何謂乎龜山楊子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却是此語直截而胡子非之誤矣○栻曰好惡性也此一語無害但著下數語則爲病矣今欲作好惡性也天理之公也君子者循其性者也小人則以人欲亂之而失其則矣○熹謂好惡固性之所有然直謂之性則不可蓋好惡物也好善而惡惡物之則也有物必有則是所謂形色天性也今

欲語性乃舉物而遺則恐未得爲無害也

知言曰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參天地備萬物人之爲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聞目見爲己蔽父子夫婦爲己累衣裘飲食爲己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短長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熹按人之爲道至善也至大也此說甚善若性果無善惡則何以能若是耶○栻曰論性而曰善不足以名之誠爲未當如元晦之論也夫其精微純粹正當以至善名之龜山謂人欲非性也亦是見得分明故立言直截耳遺書中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則如之何譬之水澄清者其本然者也而或渾焉則以夫泥滓之雜也方其

渾也亦不可不謂之水也夫專善而無惡者性也而其動則爲情情之發有正有不正焉其正者性之常也而其不正者物欲亂之也於是而有惡焉是豈性之本哉其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嘗不在也故善學者化其滓以澄其初而已○熹詳此論性甚善但明道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說氣稟之性觀上下文可見○熹又看此章云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疑世俗字有病猶釋子之謂父母家爲俗家也改作日用字如何○熹又細看雖改此字亦爲未安蓋此兩句大意自有病聖人下學而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天道變化行乎其中耳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胸次先橫了一物臨事之際著意將來把持作弄而天人之際終不合矣大抵自謝子以來雖說以灑掃應對爲學然實有不

屑卑近之意故纔說灑掃應對便須急作精義入神意思
想像主張惟恐其滯於小也如爲朱子發說論語乃云聖
門學者敢以天自處皆是此箇意思恐不免有病也又云
大者移於小物作日用工夫正是打成兩截也

知言曰或問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然則孟軻
氏荀卿氏楊雄氏之以善惡言性也非歟曰性也者天
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况惡乎哉或又曰何謂
也曰宏聞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之表者以
其知性也宏請曰何謂也先君子曰孟子道性善云者
歎美之詞不與惡對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生死曰然
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其死矣而問安在耶或曰
何謂也曰夫惟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者未達胡
子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

其知之矣

熹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兩章似皆有病性無善惡前此論之已詳心無死生則幾於釋氏輪迴之說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夫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耳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亦何必爲是心無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栻曰心無死生章亦當刪去
知言曰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情爲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爲有害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爲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爲傷德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爲非達也聖人不忘憂人以怨爲非弘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以別於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爲是不中節者爲非挾是

而行則爲正挾非而行則爲邪正者爲善邪者爲惡而
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

熹按聖人發而中節故爲善衆人發不中節故爲惡世儒
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此亦性無善惡之意然不知所
中之節聖人所自爲耶將性有之耶謂聖人所自爲則必
無是理謂性所固有則性之本善也明矣○栻曰所謂世
儒殆指荀楊荀楊蓋未知孟子所謂善也此一段大抵意
偏而詞雜當悉刪去○熹詳此段不可盡刪但自聖人發
而中節以下刪去而以一言斷之云亦曰天理人欲之不
同爾○栻曰所謂輕詆世儒之過而不自知其非恐氣未
和而語傷易析理當極精微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讓前
輩之意亦不可不存也○熹觀此論切中淺陋之病謹已
刪去訖

知言曰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
惟仁者能盡其心居正問爲仁曰欲爲仁必先識仁之
體曰其體如何曰仁之道弘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
盡不知者雖設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
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爲一可以爲
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爲一曰
身不能與萬物爲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
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爲一居正竦然
而去他日某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
放心求心可乎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
因利欲之間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
養而充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與天同矣此心在人其
發見之端不同要識之而已

熹按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此語大可疑觀孔子答門人問爲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從事於此而自得焉爾初不必使先識仁體也又以放心求心之間甚切而所答者反若支離夫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今於已放之心不可操而復存者置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則夫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有用功處及其見而操之則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耳於其本源全體未嘗有一日涵養之功便欲擴而充之與天同大愚竊恐其無是理也○
栻曰必待識仁之體而後可以爲仁不知如何而可以識也學者致爲仁之功則仁之體可得而見識其體矣則其爲益有所施而亡窮矣然則答爲仁之問宜莫若敬而已矣○祖謙曰仁體誠不可遽語至於答放心求心之問却

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者平時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因利欲而見一有見焉操而存之者隨事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用功處矣是若曰於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見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却似太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於他處也又謂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本根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熹謂二者誠不可偏廢然聖門之教詳於持養而略於體察與此章之意正相反學者審之則其得失可見矣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導之非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根孰若培其本根而聽其枝葉之自

茂耶

知言曰天地聖人之父母聖人天地之子也有父母則有子矣有子則有父母矣此萬物之所以著見道之所以名也非聖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則有是名也聖人指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聖人傳心教天下以仁也

熹按心性體用之云恐自上蔡謝子失之此云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語尤未安凡此心字皆欲作情字如何○栻曰心性分體用誠爲有病此若改作性不能不動動則情矣一語亦未安不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語意精密也此一段似亦不必存○熹詳此段誠不必存然性不能不動此語却安但下句却有未當爾今欲存此以下而頗改其語云性不能不動動則

情矣心主性情故聖人教人以仁所以傳是心而妙性情之德又按伊川有數語說心字皆分明此一段却難曉不知有形二字合如何說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三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用大辨必遠天在知地也
本與其體曰卦辭隨其用曰卦辭不離不憤憤限必與
反許者與許子慎而父母矣此萬世文也延善良說文也
其味言曰天賦聖人本父母聖人天賦文子出育父母限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四

雜著

更同安縣學四齋名

學舊有四齋許同年去其半以省長諭具員之冗故今唯兩齋而四門如故又皆錯亂不得其所至於命名之義亦有未安蓋如彙征之名乃學優而仕之事非學者所宜先也揭而名之是以利祿誘人豈數學者之意哉今欲復四齋之舊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目之東西相次自北而南誦習之區各仍舊貫易日新長諭爲志道長諭彙征長諭爲游藝長諭其據德依仁兩齋請學諭直學選本位學生不係教養人權充齋長或齋諭許隨衆升堂聽講本學更不差人以塞希覬之路諸職事以爲如何幸與諸生議以見告條其便不便者熹且罷行之

同安縣諭學者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
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
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爲己而士者或患貧
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爲無所於學
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
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
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
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
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爲
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
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
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

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熹
是以於諸君之事不欲舉以有司之法而姑以文告焉諸
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爲學則將有
欲罷而不能者熹所企而望也

諭諸生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
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
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
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
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
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
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
之之實學者挾筴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

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旣增修講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爲君子耶則誰能以是強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幸願留意毋忽

論諸職事

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爲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趨而興於行哉故今增修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爲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後者亦旣議而起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

補試榜諭

蓋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己之羞哉今茲試補縣學弟子員屬熹典領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策試榜喻

孟子稱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而答問居一焉今發策以觀
二三子之所蘊而折中之是乃古之所謂答問者非徒相
與以爲諛也自今諸生條對所問宜湛思正論於答問之
際審加意焉若夫朝廷之事則非草茅所宜言而師生相
與之誠意亦不當數見於文字之間也二三子慎之

策問

問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言知所以爲士則
知所以爲聖人矣今之爲士者衆而求其至於聖人者或
未聞焉豈亦未知所以爲士而然耶將聖人者固不出於
斯人之類而古語有不足信者耶顏子曰舜何人哉予何
人哉孟子所願則學孔子二子者豈不自量其力之所至
而過爲斯言耶不然則士之所以爲士而至於聖人者其

必有道矣二三子固今之士是以敢請問焉

問建首善自京師始而達於四方郡邑海隅障徼之遠莫不有學此三代之制與今皆然也然考其風俗之流有薄有厚有失有得則其不相逮至遠豈古今之所以學者異耶將所以學者不必異特業之有至有不至耶二三子釋菜之初願陳二者之說分別而審言之以觀二三子所以來之意也

問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近世以學名家如海陵胡先生歐陽文忠公王文公司馬文正公蘇編禮父子程御史兄弟其立言具在二三子固嘗讀而誦之矣其於先賢聖人之遺旨孰爲得其宗者耶願與聞之

問孔子曰友其士之仁者又曰就有道而正焉又曰以友輔仁蓋學者之於師友其不可以後如此而孟子曰子歸

而求之有餘師又曰君子欲其自得之必如是是豈師友之所能與哉孟子學孔子者而其立言如此豈有異旨哉幸詳言之以觀二三子所以從事於斯者如何也

問世言聖人生知安行不待學而知且能也若孔子者可謂大聖人矣而曰我學不厭又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不如丘之好學非有待於學耶抑所以學者異乎人之所謂學者耶然則夫子之所以學者果何以也至如稱顏子以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語學者以好學則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至其他縱言至於學者難徧以疏舉不識其與夫子之所以自謂者有辨耶其無辨也幸詳陳之

問唐開元釋奠儀設先聖神位於堂西東向先師位其東北南向初不云有像設及從祀諸子也今以當時人文章

所記著考之則皆爲夫子南面像門人亦像十子而圖其餘於壁是則開元之制施用於當時者亦無幾耳二三子試實其所以然而斷其得失以對

問聖人遠矣六經或在或亡諸子各自爲家與夫諸儒之說經者又皆雜亂而無所統一士之有意於聖人者舍是三者亡以見之矣是將因是以求之耶則其絕亡者不可以屬其雜亂者又易以惑人求以自通不亦難哉或者又以爲道非言說所載顧力行如何耳二者之論僕未能得其中亦諸君所宜講而思也

問古以孝廉舉士今廢其科入官者一於進士與夫公卿大夫之世而已而所以馭其行者則於參選問其葬父母與否於薦舉使舉者任其不犯入己贓此孝廉之遺意而責之則已恕矣然猶有不能者何也將所以厲之者非其

本與抑法廢不脩而然也今欲獻言於上請以古制舉士而嚴今之法以禦其末流二三子以爲便則具其施行之語爲有司陳之

問大學之序將欲明明德於天下必先於正心誠意而求其所以正心誠意者則曰致知格物而已然自秦漢以來此學絕講雖躬行君子時或有之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不識其心果已正意果已誠未耶若以爲未也則行之而篤化之而從矣以爲已正且誠耶則不由致知格物以致之而何以致然也願二三子言其所以而并以致知格物之所宜用力者爲僕一二陳之

問先王之世選舉之法書其德行道藝者起於鄉閭容或不公而唐虞以來至於成周數百年之間書傳所記無以選舉不實累其上者何耶逮至後世變而任以一切之法

若糊名竄書而校其一日之長者亦可謂至公矣而屬者
廷議猶謂禁防少弛權倖因以躡取世資者何耶

問書稱堯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說者以爲百姓者百官族
姓云爾夫以百官族姓無不昭明則堯之所與共天職者
富矣及其疇咨廷臣欲任以事則放齊稱子朱驩兜舉共
工四岳薦鯀惡在其昭明也耶夫子敘書斷自堯典將以
遺萬世大法而其言若此此又何耶夫子嘗稱觀人至於
察其所安則人焉廋哉帝堯之聖豈獨昧此耶以帝堯之
舉而三人者若此然則三代選舉之法書其德行道藝始
於鄉閭者其可盡信也耶二三子其辨明之

問臺諫天子耳目之官於天下事無所不得言十餘年來
用人出宰相私意盡取當世頑鈍嗜利無恥之徒以充入
之合黨締交共爲姦慝乃者天子灼知其弊旣斥去之乃

咨人望使任斯職又下明詔以申警之士懷負所學以仕於世至此可謂得所施矣而崇論弘議未能有所聞於四方何耶今天下之事衆矣二三子試以身代諸公而任其責以爲所當言者何事爲大

問官材取士之法三代尙矣漢魏以來至於晉唐郡國選舉公府辟召其法不同然上之所取乎下者其路博故下之所學以待問者亦各有所以而不專於文藝之一長也至國朝始專以進士入官雖間設科目如所謂賢良方正博學宏詞者然亦不過文藝而已夫文者士之末其在君子小人無常分士或懷負道德而不能此與雖能而恥不屑就者國家安得而用之耶今誠欲復取古制施行之則二三子之意以何者爲便

問漢世專門之學如歐陽大小夏侯孔氏書齊魯韓毛詩

后氏戴氏禮董氏春秋梁丘費氏易今皆亡矣其僅有存者又已列於學官其亦可以無惡於專門矣而近世議者深斥之將謂漢世之專門者耶抑別有謂也今百工曲藝莫不有師至於學者尊其所聞則斥以爲專門而深惡之不識其何說也二三子陳之

問泉之爲州舊矣其粟米布縷力役之征歲入于公者蓋有定計祿士廩軍自昔以來量是以爲出不聞其不足也有不足則不爲州久矣而比年以來困竭殊甚帑藏蕭然無旬月之積二千石每至往往未及下車而惟此之間然文符益繁縣益急民益貧財賦益屈此其故何耶諸君熟計可行之策無爲文詞而已

問夫子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天之與上帝其果有異耶抑不異也後世鄭康成王肅

之徒各以其所聞爲說甚者至流於讖緯譎怪不可質究
皆聖賢所不道其果有可取耶抑無取也恭惟國家承百
王之流弊稽古禮文之事旣久而後大備二子考先儒
之論而折中之以聖制宜有定矣陳之毋隱

問經廢不講久矣士之賢者亦或留意焉而其所以用力
者則異而不同也蓋或不求甚解而篤意於近思或恃爲
攷證而昧於至理務深眇者放宕而不根干利祿者涉獵
而無本是四者之於經其得失孰甚二子言之

問漢藝文志春秋家列左氏傳國語皆出魯太史左丘明
蓋自司馬子長劉子駿已定爲丘明所著班生從而實之
耳至唐柳宗元始斥外傳爲淫誣不概於聖非出於左氏
近世劉侍讀敞又以論語考之謂丘明自夫子前人作春
秋內外傳者乃左氏非丘明也諸家之說旣異而柳子之

爲是論又自以爲有得於中庸二三子論其是非焉

問荀子著書號其篇曰性惡以詆孟子之云性善者而曰塗人可以爲禹夫禹大聖人也語其可知之質可能之具乃在夫塗之人耳人之性也豈果爲惡哉然且云爾者何也二三子推其說以告

問李師錫者以書抵韓子稱其所爲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爲工而韓子報之曰愈將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今韓子之書具在所謂深於是者果何所指而言耶

問夫子講教洙泗之間三千之徒七十之賢所學者何業所習者何事其言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所隱者復何說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所樂者抑又何謂耶

問忠信所以進德而夫子之所以教與夫曾子所以省其

身亦無不曰忠信云者而夫子又斥言必信行必果者爲小人孟子亦謂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二端異焉然則學者將何所蹈而可將不必信且果者耶則子路有欺天之失微生有乞醯之譏將必信且果耶則硜硜之號非所以飾其身也二三子其揚摧之

問頃與二三子從事於論語之書凡二十篇之說者二三子盡觀之矣雖未能究其義如其文然不可謂未嘗用意於此也惟其遠者大者二三子固已得諸心而施諸身矣亦可以幸教有司者耶不然則二三子之相從於此非志於道利焉而已耳非所望於二三子也

問仁之體誠深矣自孔門弟子之所以問夫子之所以答與夫後之諸子之所以筆之於書者皆未嘗同也二三子總其所論而折中之必有得矣其有以幸教

問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諸君子今日之所學他日之
所以行其可得聞歟

問漢大司農丞壽昌議常平之法而御史大夫望之奏以
爲非是二者孰爲合於先王之意而施於當今亦孰爲宜
耶二子欲通當世之務不可以不熟察而別言之
問國朝官材取士之法進士而已雖間設科目如所謂賢
良方正博學宏詞者特以疑文隱義困於所不知如此則
賢且良矣至以博學宏詞自命而試於禮部者則又可笑
蓋遲明裹飯揭篋而坐於省門以埃漏啓鑰而入視所命
題退發篋搜之則其中古今事目次輯鱗比而亦有成章
矣其平居講學專乎此甚者至於不復讀書也進士之得
人已踈闊矣而所設二科者又如此然則士有懷負道藝
以陸沉乎下者其勢必取乎此而亦庸有不能者國家安

得而用之耶二三子策以爲如何而可

問三代學校之制自家塾黨庠遂序以至於國則有學焉其選士興賢之法父師少師之教見於周官王制禮家之說者尙可考也今家塾黨庠遂序之制未立是以州縣雖有學而士之耕養於田里者遠不能至獨城闕之子得以家居廩食而出入以嬉焉至其補弟子員則去留之節又一決於文藝使士之靜厚原慤者以木訥見罷而偶能之者雖纖浮佻巧無不與在選中如此是學之爲教已不能盡得可教之才而教之者又非有父師少師之齒德也噫法之未能如古則學校之爲益亦少哉願二三子考其所聞於古而今可行者悉著于篇將撫其施行之語以觀二三子於當世之務如何也

問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而夫子

之於告朔愛其一羊而不忍去於齊忘韶至於三月而不知肉味何也抑其所以如此者其意乃有所屬而非玉帛鍾鼓之謂耶然則果何所屬也幸二三子詳陳之問間者天子數下寬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算與夫逃賦役者之布又詔稅民毋會其踦贏以就成數又詔郡國毋得以羨餘來獻求幸媚恭惟聖天子所以加惠此民者可謂無不至矣外是數者亦可以議蠲復以助廣聖治之萬分者乎願與二三子預講明之以待召問而發焉問先王之世士出於田里者有黨庠遂序之教而公卿大夫之子弟則又有成均之法以養之蓋無不學之人則無不治之官矣後世士不皆業於學校而學校所以教之者亦非復古法至於卿大夫之子弟則又有塊然未嘗讀書識字而直爲王官者如是而欲吏稱民安化行俗美於誰

責而可哉今欲使之學者必出於庠序世其祿者必出於成均而所以教之者必自洒掃應對進退以至於義精仁熟格物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又當皆合乎先王之意不但爲文詞而已二三子考於經以爲如之何而可也詳以著于篇無所隱

問瑞應之說所從來久如鳳凰嘉禾騶虞麟趾皆載於書詠於詩其爲瑞也章章矣而或者謂休符不于祥于其仁而已至引白雉黃犀之屬以爲不祥莫大焉此其說與詩書異矣其亦有所本耶前世祥瑞或以改元紀號或以被之弦歌又或自以德薄抑而不當凡此數者又孰爲得失耶願二三子陳之

問世謂莊周之學出於老氏故其書規模本趣大略相似也至韓子退之始謂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

流而爲莊周然則周者未嘗學老聃也至以其書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韓子之言何據耶又禮經記孔子之言有得於老聃者亦與今道德上下篇絕不相似而莊生之言則實近之皆不可曉敢請問於諸君焉

白鹿書堂策問

孔子歿七十子喪楊墨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道以正之而後其說不得肆千有餘年諸生皆誦說孔子而獨荀卿楊雄王通韓愈號爲以道鳴者然於孟子或非之或自比焉或無稱焉或尊其功以爲不在禹下其歸趣之不同旣如此而是數子者後議其前或以爲同門而異戶或無稱焉或以爲大醇而小疵而不得與於斯道之傳者其於楊墨或微議其失或無稱焉或取焉以配孔子其取予之不

同又如此是亦必有說矣本朝儒學最盛自歐陽氏王氏蘇氏皆以其學行于朝廷而胡氏程氏亦以其學傳之學者然王蘇本出於歐陽而其未有大不同者胡氏孫氏亦不相容於當時而程氏尤不合於王與蘇也是其於孔子之道孰得孰失豈亦無有可論者耶楊墨之說則熄矣然其說之流豈亦無有未盡泯滅者耶後世又有佛老之說其於楊墨之說同耶異耶自楊雄以來於是二家是非之論蓋亦多不同者又孰爲得其正耶二三子其詳言之

問呂伯恭三禮篇次

儀禮附記上篇

士冠禮附冠義

士相見禮

士婚禮附婚義

鄉飲酒禮附鄉飲酒義

鄉射禮附射義

燕禮附燕義

大射禮

聘禮聘義附

公食大夫禮

覲禮

儀禮附記下篇

喪服

喪服小記大傳月服問閼傳附

士喪禮

既夕禮

士虞禮

喪大記奔喪問喪曾子問檀弓附

特牲饋食禮

少牢饋食禮

其有司

祭義祭統附

禮記篇次

曲禮內則玉藻少儀投壺深衣

六篇為一類

王制月令祭法

三篇為一類

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

與喪小記誤處多當釐正

樂記

七篇為一類

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坊記儒行

六篇為一類

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五篇爲類

以上恐有未安幸更詳之

記解經

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爲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經不然卽須各作一番理會添却一項功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爲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注卽知其非經外之文却須將注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

修韓文舉正例

大書本文定本上下文無同者卽只出一字有同字者卽并出一字疑似多者卽出全句

珍做宋版印

字有差互即注云某本作某某本二字及全句下即注首加本字後放

此今按云云當從某本本同者即前云某某本後云某某等本後放此字有多

少即注云某本有某本無字有顛倒即注云某某字某

本作某某今按以下並同

史館修史例

先以曆內年月日下刷出合立傳人姓名排定總目

次將就題名內刷出逐人拜罷年月注於本目之下

次將取到逐人碑志行狀奏議文集之屬附於本目之下

各注起某
年終某年

次將總目內刷出收索到文字人姓名略具鄉貫履歷鏤

版行下諸州曉示搜訪取索仍委轉運司專一催督每

月上旬差人申送本院不得附遞恐有損失如本月內

無收到文字亦仰依限差人申報

置諸路申送文字格眼簿一路一扇一月一眼如有申到
記當日內收附勾銷注於總日本姓名下依前例

讀書之要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
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
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
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
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
是二書之法則既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
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耳曰然則其用
力也柰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
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
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

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
 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
 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凌躐之
 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
 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
 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
 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
 其條理疎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
 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
 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
 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
 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
 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

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孟子綱領

或問綱領諸說孰爲要曰程子之言之要皆已見於序說矣其以藐大人聖夷惠爲非孟子語則恐其未必然也張子之言亦多可觀但未成性之語自其論易大傳而失之矣後不能悉辨也曰謝氏心性之說如何曰性本體也其用情也心則統性情該動靜而爲之主宰也故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蓋謂此也今直以性爲本體而心爲之用則情爲無所用者而心亦偏於動矣

且性之爲體正以仁義禮智之未發者而言不但爲視聽作用之本而已也明乎此則吾之所謂性者彼佛氏固未嘗得窺其彷彿而何足以亂吾之真哉

論語課會說

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羣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也泯然相與以具一時之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蓋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旨所以不自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爲乎今將以論語之書與諸君相從學而惟今之所謂講

者不足事也是以不敢以區區薄陋所聞告諸君諸君第
因先儒之說以逆聖人之所志孜孜焉蚤夜以精思退而
考諸日用必將有以自得之而以幸教熹也其有不合熹
請得爲諸君言之諸君其無勢利之急而盡心於此一有
得焉守之以善其身不爲有餘推之以及一鄉一國而至
於天下不爲不足熹不肖不敢以是欺諸君也

講禮記序說

熹聞之學者博學乎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焉
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
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也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
至是可踐而履也故夫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
子之稱夫子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之爲義不其大
哉然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

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
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為書以傳於世今禮記
四十九篇則其遺說已學而求所以約之者不可以莫之
習也今柯君直學將為諸君誦其說而講明之諸君其聽
之毋忽易曰知崇禮卑禮以極卑為事故自飲食居處洒
掃效唾之間皆有儀節聞之若可厭行之若瑣碎而不綱
然唯愈卑故愈約與所謂極崇之智殆未可以差殊觀也
夫如是故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此造約之極功也諸君
其聽之毋忽新安朱熹云

白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博學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審問之
謹思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言忠信行篤敬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

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
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
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
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
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
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
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
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
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
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
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
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先生曰熹此來得觀學校鼎新又有靈芝之瑞足見賢宰承流宣化興學誨人之美意不勝慰喜又承特設講座俾爲諸君誦說雖不敢當然區區所聞亦不得不爲諸君言之蓋聞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故聖賢教人爲學非是使人綴緝言語造作文辭但爲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學問諸君肄業于此朝夕講明於此必已深有所得不然亦須有疑今日幸得相會正好商量彼此之間皆當有益時有程珙起而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爲仁何者爲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

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温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攢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

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
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
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
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
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
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
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
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
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
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
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
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

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功夫處矣珙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

亦可見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
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也先生因舉孟子
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適固已言
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
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
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
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
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
而無物慾之累則爲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
物慾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爲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爲物
慾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爲愚爲不肖是皆氣稟物慾之所
爲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
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爲堯舜初非有所增

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
爲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
用之間所以去人慾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
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爲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
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
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
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
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
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
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
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况善乃人之
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
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於其

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爲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者最爲深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功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教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細無有或遺故才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蓋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而敦

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為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使之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欠闕處矣今時學者心量窄狹不耐持久故其為學略有些少影響見聞便自主張以為至足不能遍觀博考反復參驗其務為簡約者既蕩而為異學之空虛其急於功利者又溺而為流俗之卑近此為今日之大弊學者尤不可以不戒熹又記得昔日曾參見端明汪公見其自少即以文章冠多士致通顯而未嘗少有自滿之色日以師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為事及其晚年德成行尊則自近世名卿鮮有能及之者乃是此邦之人諸君視之丈人行耳其遺風餘烈尚未遠也又如縣大夫當代名家自其先正溫國文正公以盛

德大業爲百世師所著資治通鑑等書尤有補於學者至忠潔公扈從北狩固守臣節不汙僞命又以忠義聞於當世諸君蓋亦讀其書而聞其風矣自今以往儻能深察愚言於聖賢大學有用力處則凡所見聞寸長片善皆可師法而况於其鄉之先達與當世賢人君子之道義風節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諸君留意以副賢大夫教誨作成之意毋使今日之講徒爲空言則區區之望也

滄洲精舍諭學者

老蘇自言其初學爲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歷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

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予謂老蘇但爲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爲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翊韋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己事却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却全然不曾著力蓋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讀一人書者及至見人泛然發問臨時接合不曾舉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曾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己私意敷衍立說與聖賢本意義理實處了無干涉何況望其更能反求諸己真實見得真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費脚力不如歸家杜門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爲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

曉處反復讀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養玩索著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冀矣如其不然未見其可故書其說以示來者云

又諭學者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增損呂氏鄉約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

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爲都約正有
學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都副正置三不與
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勸者書于一籍過失
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
于其次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
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
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
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鬪
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
友教後生御童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

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脩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脩之過五

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鬪訟謂謂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

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己不已者若二曰行止踰違事干負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

違法衆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

惡皆是四曰言不忠信或爲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五

曰造言誣毀或作嘲咏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

狀可求及喜談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掎克者

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

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脩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

無行衆所不齒者而已朝夕與

之遊處則為交非其人若二曰游戲怠惰入游謂無故出

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

止務閑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

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脩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

潔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太踈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

全不完整者不衣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

冠而入街市者五

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為多費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
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于約正
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
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

四曰慶弔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己三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

於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曰少者

謂少於己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一謂長於己三十歲

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

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幞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

名紙用幞頭襴衫腰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

尊長先使人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為

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尊長令免即去之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已

報之如長者歲首冬至具膀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

以己各膀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

門狀名紙同上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

唯所服深衣涼衫道服背子○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

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

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

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

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

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

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

退主人命之坐則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

致謝訖揖而坐則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

俟者皆告退可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

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

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

者先拜旅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凡少者
見則特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送于門外凡少者
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
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退則就階上

馬客徒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曰凡遇尊

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於

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回

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

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皆放此若已乘馬而

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

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

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

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

馬揖之於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召迎送凡四條○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

他客則不可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

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

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若有親則別敘若有他客

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

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

召者為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

○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

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

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

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

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

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為客飲畢

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眾賓如前儀唯獻酒不

拜若眾賓中有齒爵者則若婚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

亦答其拜○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

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

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薦登第

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亦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

弔之喪葬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

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

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

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

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凡弔禮聞其初喪聞喪未易

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為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

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且助其凡百經

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幘頭素襪衫素帶皆以

紗絹為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

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

及葬又相率致賄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以酒食犒其

役夫及為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曰凡

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

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弔

服再拜哭而送之唯至親篤過期年則不哭情重則哭

其墓友為然

衣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

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

且書于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一日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二曰盜賊

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為告之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

官司其家貧則為之助出募賞

醫藥貧則助費四曰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五曰孤弱孤
其養疾之費四曰死喪六曰孤弱孤
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為之區處稽其出內或聞于官司
或擇人教之及為求婚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
有侵欺之者眾人力為之辨理若稍長而六曰誣枉
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
入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為言之
有方略可以救解則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眾共
以財七曰貧乏濟之或為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濟之濟之或為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正急

則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為之

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

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

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

于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

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

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書及附己意稍

增損之以通于今而又為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

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唯赴孟朔又遠

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

或直設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

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于北壁下無鄉校則別擇一寬闊處

先以長少敘拜於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

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于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眾序

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俟於外次既集以

齒為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

與齒是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

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約

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西階皆北

面立約正以下西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

退直月引尊者東向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

向者其位在約正之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

右少進餘人如故者受禮如儀唯以納正之年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

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

者不拜者不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

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不拜時直

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

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

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

次同列未講禮者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

拜於西序如初南相向以北為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東

上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

於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於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得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至晡乃退

休致後客位咨目

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熹衰朽無狀雖幸已叨誤恩許致其事而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亦未敢遽援此例便以老大野逸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絆纏繞之患脫著

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攣縮轉動艱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并冀有以容之又大幸也熹悚恐拜聞

熹衰病之餘不堪拜跪歲時享祀已廢其禮親舊相訪亦望察此非應受者並告權免庶幾還答之閒不至欠闕禮數而又可以免於趨避覆跌之虞千萬幸甚熹又上聞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四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